

非暴力的迷思

余創豪 Chong Ho Yu (Alex)

chonghoyu@gmail.com



我們是約旦的 VIP

內子和我參加了二零一三年底的以色列之旅，在結束以色列之行後，整團人去到其鄰國約旦，當遊覽車進入約旦時，一名彪形大漢男子登上了旅遊車，導遊解釋說：「他是一名警察，他會陪伴我們從這裡一直到約旦首都安曼。」一位旅行團的成員馬上露出奇怪的表情。也許導遊意識到我們開始擔心，他進一步解釋說：「約旦是非常安全的，阿拉伯人非常友好，沒有什麼需要擔心。該國法律規定，每一輛載有美國或歐洲遊客的巴士，必須有一名警察，他們這樣做是為了創造就業機會。」他反復強調：「約旦是非常安全的，沒有什麼值得擔心。」他繼續說：「一會兒當你進入酒店時，你需要經過安全檢查點。但約旦是非常安全的。請不要擔心。」

內子對我說：「這導遊很幽默，一方面他強調約旦是十分安全，但另一方面他又說法律規定各旅遊巴士上要有一名警察，並且酒店設有安全檢查點。我不相信這只是為了創造就業機會，在其他地方我從來沒有見過賓館有安檢站。」我回答說：「約旦安排警察在運載美國和歐洲遊客的旅遊巴士上，但對東亞或阿拉伯遊客卻沒有這要求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」為了緩解緊張的氣氛，我說：「無論如何，這是一件好事，當有警察駐守在我們的巴士上，好像三年前的菲律賓人質事件就不會發生。一九九七年，一群穆斯林極端分子在埃及屠殺了六十二名歐洲遊客，有警察在身旁便可以阻止這種情況發生。我覺得現在很安全，我們應該高興，約旦政府願意保護我們，我們是 VIP！」但是車上沒有人笑。

思想實驗在阿根廷變成現實

派遣警察到旅遊巴士的確會令人不愉快，我明白大多數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下，希望在一個不必要使用武力的社會下享受輕鬆的日子。最近曼德拉的逝世再次提醒人非暴力革命的理想（事實上，早期曼德拉使用武裝抗爭去對付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，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曾經把他列入恐怖分子名單上，但這是題外話）。但是，我們可能浪漫化了非暴力革命和大同世界，事實上，若然沒有軍隊和警察，我們可能連一天正常的生

活也過不了。我常勸告和平主義者去試一試這個思想實驗：假設有一天你一覺醒來，發現所有警察和軍隊都消失了，你猜一猜會發生什麼事？

曾幾何時，這個思想實驗在阿根廷變成了真正的實驗，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日阿根廷警察全面罷工，原因是他們要求加薪，以彌補通貨膨脹。結果，在阿根廷二十三個省份中，至少十九個爆發大規模搶掠，在暴亂中至少有五人喪生。為了逃過一劫，大多數商店都關閉，一些人要自己武裝起來以保護自己，最後，政府出動了聯邦軍隊來恢復秩序，幸好軍隊沒有罷工，否則後果更加不堪設想（這只是假設性的評語，一般來說軍隊是不許罷工的）。

自然狀態下的全面內戰

這種情況正是英國哲學家托馬斯·霍布斯（Thomas Hobbes）所描述的「全面內戰」，霍布斯對人性的看法很灰暗，他認為，一開始人類生活在一個自然狀態下，但這種自然狀態並不是純樸的伊甸園，相反，由於人的本性是以自我為中心，而且人需要爭奪稀缺資源以滿足其慾望，故此自然狀態是一種無政府狀態，它是一場每一個人對抗每一個人的全面內戰。即使有兩個人沒有衝突，他們也不能保證對方不會試圖殺死自己以搶奪其財產，所以他們必須時刻保持警惕，甚至要先發制人。

自我控制的丹麥

美國社會學家菲爾朱克曼（Phi Zuckerman）曾經前往丹麥和瑞典進行了十八個月實地考察，他發現，在丹麥奧胡斯市（Aarhus）他幾乎沒有看到任何警察，但在其故鄉加利福尼亞州克萊蒙特市裡面，幾乎每一天他都看到警察。朱克曼認為，在二零零四全年中，奧胡斯市只發生過一樁謀殺案，顯然，丹麥的低謀殺率不在於警察的監管。在他的著作【沒有上帝的社會】中，他指出，一個如丹麥和瑞典般的世俗社會，是可以通過公民的自我控制去維持道德秩序的。

但是，當朱克曼採訪丹麥人的時候，丹麥人表達的想法卻跟朱克曼所說的略有不同。一位受訪者說：「在丹麥，我們希望看到警察，讓市民覺得安全是警方的首要任務……。我們要更外向，需要戶外活動，但就像其他人一樣，我們的警方缺乏資源，故此我們不似美國，我們沒有那麼多警察在街上，這是肯定的。」即使這城市的犯罪率很低，這個丹麥人仍希望在大街上能有更多警察巡邏，他很有居安思危的遠見。

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保安系統，安全的環境是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的，最終有人會利用此漏洞而搞事。在過去，美國機場的安檢是很寬鬆的，但九一一攻擊喚醒了沈睡的美國

人。在國防方面，現今丹麥要倚賴歐盟和北約的集體安全系統。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納粹德國不費吹灰之力便佔據了丹麥，只因丹麥的軍力太過薄弱。

結語

霍布斯的哲學與基督教思想有一個共同點：人性是充滿罪惡的和自私的。民主制度就是建立在這個假設上，因為人有罪性，絕對的權力只會導致絕對的腐敗，民主制度使用權力分立與制衡（check and balance），讓政府的每一個分支互相監督。有趣的是，一些極權政府也使用了類似的論點來合理化對人民嚴格的控制：因為人民的質素太低，一旦放鬆控制的話，社會便會大亂，便會陷入霍布斯所說的每一個人鬥每一個人之局面。不過，如果自私的人民需要政府的警察、特務、軍隊去監控，那麼政府又由誰去監管呢？強權政府很喜歡向內鼓吹所謂和平理性的對話，鼓吹和諧穩定，而向外則宣揚反對動武，但實際上其權力卻完全是通過武力來獲得和維持的。

我不願意生活在警察國家或者軍國主義的國家底下，但在約旦、阿根廷、菲律賓……這些地方，沒有強而有力的保安系統也是一個大問題。其實，我們每一天都需要武裝力量的保護，否則我們連一天安全的日子也過不了。在迷信武力和浪漫化非暴力之間取得平衡，是一個難度極高的挑戰。

2013.12.28